

續高僧傳

才四

四百六十八
內四

5-1304



元祿九年丙子二月日重脩

京都府立総合資料館

蔵書印

山城州天守寺法金剛院藏



續高僧傳卷第四

唐釋 道宣撰

內

譯經篇四 本傳二人

京大慈恩寺釋玄奘傳一

京大慈恩寺梵僧那提傳二

釋玄奘本名禕姓陳氏漢太丘仲弓之後也子

孫徙於河南故今為洛州緱氏人焉祖康比

齊國子博士父惠早通經術長八尺明眉目

拜江陵令解纓而返即大業年識者以為剋終

隱淪之候故也兄素出家即長捷法師也容

貌堂堂儀局瓌秀講釋經義聯班羣伍住東

都淨土寺以奘少罹窮酷攜以將之日授精

理旁兼巧論年十一誦維摩法華東都恒度
便預其次自介卓然梗正不偶朋流口誦目
緣略無閑缺覩諸沙彌劇談掉戲焚曰經不
云乎夫出家者爲無爲法豈復恒爲兒戲可
謂徒喪百年且思齊之懷尚鄙而不取拔萃
出類故復形在言前耳時東都慧日盛弘法
席湮槃攝論輪馳相係每恒聽受昏明思擇
僧徒異其欣奉美其風素愛敬之至師友叅榮
大衆重其學功和開役務時年十五與兄住淨土寺
由是專門受業聲望邇遠大業餘曆兵飢交賀
法食兩緣投庇無所承沙門道基化開井絡法
俗欽仰乃與兄從之行達長安住莊嚴寺又

非本望西踰劔閣旣達蜀都即而聽受阿毗
曇論一聞不忘見稱昔人隨言鏡理又高倫
等至於婆沙廣論雜心玄義莫不鑿窮巖穴
條疏本幹然此論東被弘唱極繁章鈔異同
計逾數十皆蘊結曾府聞持自然至於得喪
筌旨而能引用無滯時皆訝其憶念之力終
古罕類也基每顧而歎曰余少遊講肆多矣
未見少年神悟若斯人也席中聽侶僉号英
雄四方多難揔歸綿益相與稱讚逸口傳聲
又僧景攝論道振迦延世号難加人推精覈
皆師承宗據隅奧明銓昔來攝論十二住義
中表銷釋十有二家講次誦持率多昏漠而

獎初聞記錄片無差舛登坐叙引曾不再緣
頃便爲述狀逾宿構如斯甚衆不可殫言武
德五年二十有一爲諸學府雄伯沙門講揚
心論不窺文相而涌注無窮時曰神人不神
何能此也晚與兄俱住益南空慧寺私自惟
曰學貴經遠義重踈通鑽仰一方未成探蹟
有沙門道深體悟成實學稱包富控權敷化
振網趙邦憤發內心將捐巴蜀捷深知其遠
量也情顧勤勤每勸勉之而正意已行誓無
返面遂乃假緣告別間行江碇經途所及荆
楊等州訪逮道隣莫知歸詣便北達深所委
叅勇鎧素襲嘉問縱洽無遺終始十月資承

略盡時燕趙學侶相顧逢秋後發前至抑斯
人也沙門慧休道聲高邈行解相當夸罩古
今獨據鄴中昌言傳授詞鋒所指海內高尚
又往從焉不面生來相逢若舊去師資禮事
等法朋偏爲獨講雜心攝論指摘纖隱曲示
網猷相續八月領酬無厭休又驚異絕歎撫
常而嗟曰希世若人介其是也沙門道岳
宗師俱舍闡弘有部包籠領袖吞納喉
襟揚業帝城來儀群學乃又從焉創迹
京都詮途義苑沙門法常一時之最經綸教
悟其徒如林奘乃一舉十問皆陳幽奧坐中
杞梓拔思未聞由是馳譽道流擅聲日下沙

門僧辯法輪論士機慧是長命來連坐吾之
徒也但爲俱舍一論昔所未聞因介伏膺曉
夕諮請岳審其殷至慧悟霞明樂說不窮任
其索隱覃思研採晬周究竟沙門玄會匠剖
涅槃刪補舊疏更張琴瑟承斯令問親位席
端諮質遲疑渙然祛滯僕射宋公蕭瑀敬其
脫穎奏任莊嚴然非本志情栖物表乃又惟
曰余周流吳蜀爰逮趙魏末及周秦預有講
筵率皆登踐已布之言今雖蘊冑襟未吐之
詞宗解籤無地若不輕生殉命誓往華骨何
能具覲成言用通神解一覩明法了義具文
要返東華傳揚聖化則先賢高勝豈決疑於

彌勒後進鋒穎寧輟想於瑜伽耶時年二十
九也遂厲然獨舉詣闕陳表有司不爲通引
頓迹京輦廣就諸蕃遍學書語行坐尋授數
日傳通側席面西思聞機候會貞觀三年時
遭霜儉下勅道俗隨豐四出幸因斯際徑往
姑臧漸至燉煌路由天塞裹糧弔影前望悠
然但見平沙絕無人徑迴遑委命任業而前
展轉因循達高昌境初奘在涼州講揚經論
華夷士庶盛集歸崇商客通傳預聞蕃域高
昌王麴文泰得信佛經復承奘告將遊西鄙
恒置郵駟境次相迎忽聞行通夕立候王母
妃屬執炬殿前見奘苦辛備言意故合宮下

淚驚鳥異希有延留夏坐長請開弘王命爲弟
母命爲子殊禮厚供日時恒致乃爲講仁王
等經及諸機教道俗係戀並願長留奘曰本
欲通開大化遠被家國不辭賤命忍死西奔
若如來語一滯此方非唯自虧發足亦恐都
爲法障乃不食三日僉見極意無敢措言王
母曰今與法師一遇並是往業因緣脫得果
心東返願重垂誠誥遂與奘手傳香信誓爲
母子麴氏流淚執足而別仍勅殿中侍郎賫
綾帛五百疋書二十四封并給從騎六十
人送至突厥葉護牙所以大雪山北六十
餘國皆其部統故重遺達奘開前路也初至

牙所信物倍多異於恒度謂是親弟具以情告終所不信可汗重其賄賂遣騎前告所部諸國但有名僧勝地必令焚到於是連騎數十盛若皇華中途經國道次叅候供給頓具倍勝於初自高昌至於鐵門凡經一十六國人物優劣奉信淳踈具諸圖傳其鐵門也即鐵門關漢之西屏入山五百旁無異路一道南出險絕人物左右石壁竦立千仞色相如鐵故因号焉見漢門扉一豎一卧外鐵裹木如懸諸鈴必掩此關寔惟天固南出斯門土田温沃花果榮茂地名都貨羅也從千餘里廣三千餘東拒葱嶺西接波斯南大雪山北據

鐵門縛芻大河中鏡西流即經所謂博又河也其境自分爲二十七國各有君長信重佛教僧以十二月十六日安居坐其春分以斯時濕熱雨多故也又前經國凡度十三至縛喝國土地華博時俗号爲小王舍城國近葉護南牙也突厥常法夏居北野花草繁茂放牧爲勝冬處山中用遮寒厲故有兩牙王都城外西南寺中有佛澡罐可容斗許及佛掃帚并以佛牙守護莊嚴殆難瞻觀樊爲國使躬事頂戴西北不遠有提謂波利兩城建塔表靈即爰初道成獻尠長者之本邑矮爪塔也又東南行大雪山中七百餘里至梵衍國

僧有數千學出世部王城北山有立石像高
百五十尺城東卧佛長千餘尺並精舍重接
金寶莊校是曜人目見者稱歎又有佛齒舍
利劫初緣覺齒長五寸許金輪王齒長三寸
許并商那和修鉢及九條衣絳色猶存又東
山行至迦畢試國奉信弥勝僧有六千多大
乘學其王歲造銀像高丈八延請遐迹廣樹
名壇國有如來為菩薩時齒長可寸餘又有
其髮引長尺餘放還螺旋自斯地北民雜胡
戎制服威儀不參大夏名為邊國蜜利車類
唐言譯之垢濁種也又東七百至濫波國即
印度之北境矣言印度者即天竺之正名猶

身毒賢豆之訛号耳論其境也北背雪山三垂大海地形商狹如月上弦川平廣衍周九万里七十餘國依止其中時或乖分略地為國今則盡三海際同一王命又東雪山那伽羅曷國即布髮掩泥之故地詳諸經相意有疑焉何則討尋本事乃在賢劫已前蓮花定光名殊三佛既非同劫類被火災何得故處今猶泥濕若以為虛佛非妄語如彼諸師各陳異解有論者言北實本地佛非妄也雖經劫壞本空之處願力莊嚴如因事也並是如來流化斯迹常存不足怪矣故其勝地左則標樹諸窳堵波即靈塔之正名猶偷婆斗藪

婆之訛号耳阿育王者此号無憂恨不覩佛
興諸感戀繼是聖迹皆起銘記故於此處為
建石塔高三十餘丈又有石壁佛形蹈迹衆
相皆豎標記並如前也

城南不遠醯羅城中有佛頂骨周尺二寸其
相仰平形如天蓋佛髑體蓋如荷葉繫佛眼
圓精狀如柰許澄淨皎然有佛大衣其色黃
赤佛之錫杖以鐵為環紫檀為筭此五聖迹
同在一城固守之務如傳國寶北近突厥昔
經侵奪雖至所在還潛本處斯則赴緣隱顯
未**在**兵威焚奉覩靈相悲淚橫流手撥末香
親看體狀倍增欣悅即以和香抑其頂骨覩

有嘉瑞又增悲慶近有北狄大月支王欲知
來報以香取相乃示馬形甚非所望加諸布
施積功懺悔又以香取現師子形雖位鬻王
終為畜類情倍歸依又加施戒乃現人天方
還本國故其俗法見五相者一金錢取其相
者酬七金錢俗利其實用充福物既非僧掌
固守弥崇無論道俗必先酬價裝被王命觀
覩具周旁國諸僧承斯榮望同來禮謁又東
山行至健馱邏國佛寺千餘民皆雜信城中
素有鉢廟衆事莊嚴昔如來鉢經於此廟乃
數百年今移波斯王宮供養城東有迦臆王
大塔基周四十佛骨舍利一斛在中與高五

百餘尺相輪上下二十五重天火之災今正營構卽世中所謂雀離浮圖是也元魏靈太后胡氏奉信情深遣沙門道生等賣大幡長七百餘尺往彼掛之脚纜及地卽斯塔也亦不測雀離名生所由左側諸迹其相極多近則世親如意造論之地遠則捨於千眼睽奉二親擅特名山達拏本迹仙爲女亂佛化鬼母並在其境皆無憂王爲建石塔高者數百餘尺立標記焉自北山行達烏長那國卽世中所謂北天竺烏長國也其境周輪五千餘里果實充備爲諸國重傳云卽昔輪王之苑囿也僧有萬餘兼大乘學王都四周多諸古迹

忍仙佛蹠半偈避錐析骨書經割肉代鴿虵
藥護命血飲夜叉如斯等相備列其境各具
瞻奉情倍欣欣城之東北減三百里大山龍
泉名阿波邏即信度河之本源西南而流經
中所謂辛頭河也王都東南越山逆河鐵橋
棧道路極懸險千有餘里至極大川即古烏
仗之王都也中有木慈氏像高百餘尺即末
田地羅漢將諸工人三返上天方得成者身
相端嚴特難陳說還返烏仗南至坦叉始羅
國具見伊羅鉢龍所住之池月光快目之地
育王標塔舉高十丈北有石門殊極高大崇
竦重山道由中過斯又薩埵捨身處也自此

東南山行險阻經一小國度數鐵橋減二千
里至迦濕弥羅國即此俗常傳罽賓是也莫
委罽賓由何而生觀其國域同罽賓耳本是
龍海羅漢取之引衆而住通三歲也故其國
境四面圓山周七千餘里門徑狹迤僧徒五
千多學小乘國有大德名僧勝奘就學俱
舍順正理因明聲明及大毗婆沙王愍遠至
給書手十人供給寫之有佛牙長可寸餘光
白如雪自濫波至此統山諸國形禮鄙薄俗
習胡蕃雖預五方非印度之正境也以住居
山谷風雜諸邊自此南下通望無山將及千
里至磔迦國土據平川周萬餘里兩河分注

卉木繁榮于時徒伴二十餘人行大林中遇
賊劫掠纔獲命全入村告乞乃達東境大林
有婆羅門年七百歲貌如三十明中百論及外
道書云是龍猛弟子乃停一月學之又東那
僕底國就調伏光法師學對法顯宗理門等
論又東詣那伽羅寺就月曹論師學衆事分
婆沙又東至祿勒那國就闍那崛多大德學
經部婆沙又就蜜多犀那論師學薩婆多部
辯真論漸次東南路經六國多有遺迹育王
標塔高二十丈者其數不少中有末兔羅國
最饒蹤緒城東六里有一山寺昔烏波瓊多
唐言近護即五師之一也是其本住所建北

巖石室高二十餘丈廣三十步其側不遠復有狻猊墮坑處四佛經行處賢聖依住處靈相衆矣又東南行經于七國至劫比他國俗事大自在天其精舍者高百餘尺中有天根形極偉大謂諸有趣由之而生王民同敬不爲鄙恥諸國天祠率置此形大都異道乃有百數中所高者自在爲多有一大寺五百僧徒淨人僕隸乃有數万皆宅其寺側中有三道階南北而列即佛爲母忉利安居夏竟下天帝釋之所作也寶階本基淪沒並盡後王倣之在其故地猶高七十餘尺育王爲建石柱高七丈餘光淨明照隨人罪福影現其中

旁有賢劫四佛經行石基長五十許步高于
七尺足蹈所及皆有蓮華文生焉國西北不
遠二百許里至羯若鞠闍國唐言曲女城也
王都臨菟伽河即恒河之正名矣源從北來
出大雪山其土邪正雜敬僧徒盈万多諸聖
迹四佛行坐處七日說法處佛牙髮爪等塔精
舍千餘名寺異相多臨河北焚於此國學佛
使日曹二毗婆沙於毗耶犀那三藏所經于
三月王号戒日正法治世將五十載言戒日
者謚法之名此方薨後量德以贈彼土初登
即先薦号以滅後美之徒虛名耳今猶御世
統五印度初治邊陲爲小國也先有室商伏

王威行海內酷虐無道劉殘釋種拔菩提樹
絕其根苗選簡名德三百餘人留之餘者並
充奴隸戒曰深知樹於禍始也與諸官屬至
菩提坑立大誓曰若我有福統臨海內必能
崇建佛法願菩提樹從地而生言已尋視見
菩提萌坑中上踊遂迴兵馬往商佉所威福
力故當即除滅所以抱信誠篤倍發由來還
統五方象兵八萬軍威所及並藉其力素不
血食化境有羊皆贖施僧用供乳酪五年一
施傾其帑藏藏盡還蓄時至復行用此爲常
有犯王法乃至叛逆罪應死者遠斥邊裔餘
者徵罰蓋不足言故諸國中多行盜竊非假

伴援不可妄進又東南行二千餘里經于四
國順苑伽河側忽被秋賊須人祭天同舟八
十許人悉被執縛唯選樊公堪充天食因結
壇河上置樊壇中初便生饗將加鼎鑊當斯
時也取救無緣注想慈尊弥勒如來及東夏
住持三寶私發誓曰餘運未絕會蒙放免必
其無遇命也如何同舟一時悲啼號哭忽惡
風四起賊船而覆沒飛沙折木咸懷恐怖諸
人又告賊曰此人可愍不辭危難專心爲法
利益邊陲君若殺之罪莫大也寧殺我等不
得損他衆賊聞之投刃禮愧受戒悔失放隨
所往達憍償弥外道殷盛王都城中有佛精

舍高六十尺中有檀像即昔優闍大王造之
置在天之景也其側龍窟聖迹多矣又東北
下餘里至室羅伐悉底國即舍衛舍婆提之
正名也周睇荒毀才有故基斯匿治宮須達
故宅趾墟存焉城南五里有逝多林即祇陀
園也勝軍王巨善施所造今寺頽滅尚有石
柱舉高七丈育王標樹邊有埽室一區中安
如來爲母說法像自餘院宇湮沒蕩盡但有
佛洗病比丘處目連舉身子衣處佛僧常汲
故井處外道陰謗殺姪女處佛異論處身子
搗處瑠璃沒處得眼林處迦葉波佛本生地
諸如上處皆建石塔並無憂王之所造也寺

東不遠三大深坑即調達瞿波戰遮女人所
設之處坑極深邃臨望無底自古及今大雨
洪注終無溢滿又東將七百里至劫毗羅伐
率堵國即迦毗羅衛淨飯王所治之都也空
城十餘無人栖住故宮輒城周十五里荒寺
千餘惟宮中一所存焉王寢殿基上有銘塔
即如來降神之處也彼有說云五月八日神
來降者上座部云十五日者與此方述微復
不同豈有異耶至如東夏所尚素王爲聖將
定年筭前達尚迷况復曆有三代述時紀号
猶自差舛顧惟理越情求赴機應感皆乘權
道適變爲先豈以常人之耳目用通於至極

也城之南北有過去二佛生地諸塔育玉石
柱銘記甚多都城西北數百千塔並是瑠璃
所誅諸釋既是聖者後人爲造當斯時也有
四釋子忿其見逼不思犯戒出外拒軍瑠璃
遂退後還本國城中不受生昌吾爲法種誓不
行師汝退彼軍非吾族也既被放斥遠投諸
國本是聖胤覽宗樹之今烏仗梵衍等王並
其後也城東百里即是如來生地之林今尚
存焉或有說者三月八日上座部云十五日
也此土諸經咸云四月八日斯亦感見之機
異計多耳又東七里方至拘尸中途諸異略
不復紀創達此城不覺五情失守崩踊躒地

頃之顧眄但見荒城隕地純陀宅基有標誌
耳西北四里河之西岸即娑羅大林周而輪
徑三十餘里中央高踈即涅槃地有一甌室
卧像北首旁施塔柱具書銘記而諸說混淆
通列其上有云二月十五日入涅槃者或云
九月八日入涅槃者或云自彼至今過千五
百年者或云過九百年者城北渡河即焚身
地方二里餘深三丈許土尚黃黑狀同焦炭
諸國有病服其土者無不除愈故其焚處致
有坑耳其側復有現足分身雉鹿諸塔並具
瞻已又西南行大深林中七百餘里達娑羅
疵廝國即常所謂波羅柰也城臨疏伽外道

殷盛乃出萬計天寺百餘多遵自在僧徒三千並小乘正量部也王都東北波羅柰河之西塔柱雙建育王所立影現佛像觀者興敬度河十里即鹿野寺也周閭重閣望若仙官僧減二千皆同前部佛事高勝諸國最矣中有轉法輪像狀如言說旁樹石柱高七十餘尺內影外現衆相備矣斯即如來初轉法處其側復有五百獨覺塔三佛行坐處寺中銘塔聖迹極多乃有數百又有佛所浴池浣衣浣器之水皆有龍護曝衣方石鹿王迎佛之地並建石塔動高三百餘尺相甚弘偉故略陳耳順河東下減於千里達吠舍釐即毗舍

離也露形異術偏所豐足國城舊基周七十六里人物寡鮮但為名地其中說淨名處寶積淨名諸故宅處身子證果處姨母滅度處七百結集處阿難分身處此之五處後代各建勝塔標示自斯東北二千餘里入大雪山至尼波羅國純信於佛僧有二千大小兼學城東有池中有天金光浮水上古老傳云弥勒下生用為首飾或有利其寶者夜往盜之但見火聚騰燄都不可近今則流深叵窮其底水又極熱難得措足唐國使者試火投之燄便涌起因用煮米便得成飯其境北界即東女國與吐蕃接境比來國命往還率由此地約

指為語唐梵相去一萬餘里自古迴遘致途
遠阻又從梵吠舍南濟菟河達摩揭陀國即
摩竭提之正号也其國所居是為中印度矣
今王祖胤繼接無憂無憂即頻毗婆羅之曾
孫也王即戒日之女婿矣今所治城非古所
築菟伽南岸有波吒釐城周七十里即經所
謂華氏城也王宮多花故因名焉昔阿育王
自新王舍遷都於此左側聖所其量弥繁城
之西南四百餘里度尼連禪河至伽耶城人
物希少可千餘家又行六里有伽耶山自古
諸王所登封也故此一山世稱名地如來應
俗就斯成道頂有石塔高百餘尺即寶雲等

經所說之處周迴四十里內聖迹充滿山之西南即道成處有金剛坐周百餘步其地則今所謂菩提寺是也寺南有菩提樹高五丈許遶樹周垣壘甃爲之輪迴五百許步東門對河北門通寺院中靈塔相狀多矣如來得道之日乎說不同或云三月八日及十五日者垣北門外大菩提寺六院三層牆高四丈皆甃爲之師子國王買取此處興造斯寺僧徒僅千大乘上座部所住持也有骨舍利狀人指節肉舍利者大如真珠彼土十二月三十日當此方正月十五日世稱大神變月若至其夕必放光瑞天雨竒花充滿樹院煢初

到此不覺悶絕良久蘇醒歷覩靈相昔聞經
說今宛目前恨居邊鄙生在末世不見真容
倍復悶絕旁有梵僧就地接撫相與悲慰雖
備禮謁恨無光瑞停止安居迄於解坐彼土
常法至於此時道俗千万七日七夜竟申供
養凡有兩意謂覩光及希樹葉每年樹葉恰
至夏末一時飛下通夕新抽與故齊等時有
大乘居士爲奘開釋瑜伽師地余夜對講忽
失燈明又觀所佩珠璫瓔珞不見光彩但有
通明晃朗內外洞然而不測其由也怪斯所
以共出草廬望菩提樹乃見有僧手擎舍利
大如人指在樹基上遍示大衆所放光明照

燭天地于時衆鬧但得遙禮雖目覩瑞心疑
其大合掌虔跪乃至明晨心漸萎頓光亦歇
滅居士問曰旣覩靈瑞心無疑耶煢具陳意
居士曰余之昔疑還同此也其瑞旣現疑自
通耳余見菩提樹葉如此白楊具以問之煢
曰相狀略同而扶踈茂盛少有異也於此寺
東望屈吒播陀山即經所謂鷄足山也直上
三峯狀如雞足因取号焉去菩提寺一百餘
里頂樹大塔夜放神炬光明通照即大迦葉
波寂定所也路極梗澀多諸林竹師子虎象
縱橫騰倚每思登踐取進無由煢乃告王請
諸防援蒙給兵三百餘人各備鋒刃斬竹通

道日行十里。介時彼國聞熒往山。士女大小數盈十萬。奔隨繼至。共往雞足。旣達山阿。壁立無路。乃縛竹爲梯。相連而上。達頂者三千餘人。四睇欣然。轉增喜踊。具覩石罅。散花供養。自山東北百有餘里。至佛陀伐那山。有大石室。佛曾遊此。天帝就石塗香。以供行至其

處。今猶郁烈不遠。山室可受千人。如來三月於中坐夏。壘石爲道。廣二十步。長五里許。即頻毗娑羅。修覲上山之所由也。又東六十里。便至矩奢揭羅補羅古城。唐言茅城。多出香茅。故因名也。其城即摩揭陀之正中。經本所謂王舍城者是矣。崇山四周爲其外郭。上如

埤埭皆甃爲之西通小徑北闢山門廣長從
狹周輪百五十里其中宮城周三十餘里內
諸古迹其量復多宮之東北可十五里有姑
栗陀羅矩吒山即經所謂耆闍崛山者是也
唐言鷲峯之臺於諸山中最高顯映奪接山
之陽佛多居住從下至頂編石爲階廣十餘
步長六里許佛常往來於斯道也歷觀崖岫
備諸古迹不可勝紀廣如圖傳山城北門強
一里許即迦蘭陀竹園精舍石基東戶甃室
今仍現在自園西南行六里許南山之陰大
竹林中有石室焉即大迦葉波與千無學結
集經教所託之地又西二十餘里即大眾部

結集處也山城之北可五里許至曷羅閣姑
利四城唐言新王舍也餘傳所稱者是矣又
北三十餘里至那爛陀寺唐言施無厭也瞻
部洲中寺之最者勿高此矣五王共造供給
倍隆故因名焉其寺都有五院同一大門周
閤四重高八丈許並用甄壘其最上壁猶厚六
尺外郭三重牆亦甄壘高五丈許中間水澆
極深池壘備有花畜嚴麗可觀自置已來防
衛清肅女人非濫未曾容隱常住僧衆四千
餘人外客道俗通及邪正乃出萬數皆周給
衣食無有窮竭故復号寺爲施無厭也中有
佛院備諸聖迹精舍高者二十餘丈佛昔於

中四月說法又有精舍高三十餘丈中諸變態不可名悉置立銅像高八丈餘六層閣盛莊嚴綺飾即戒日之兄滿胄王造也又有鑰石精舍高可八丈戒日親造彫裝未備日役千工彼國常法欽敬德望有諸論師智識清遠王給封戶乃至十城漸降量賞不減三城其寺現在受封大德三百餘人通經已上不掌僧役重愛學問諮訪異法故烏耆巴西被於海內諸出家者皆多義學任國追隨都無隔礙王雖守國不敢遮障故彼學徒博聞該瞻奕歷諸國風聲久遠將造其寺衆差大德四十人至莊迎宿莊即日連之本村也明日

食後僧二百餘俗人千餘擎輿幢蓋香花來
迎引入都會與衆相慰問訖唱令住寺一切
共同又差二十人引至正法藏所即戒賢論
師也年百六歲衆所仰重故号正法藏博聞
強識内外大小一切經書無不通達即昔生
制佉王所坑之者爲賊擎出潛淪草莽後興
法顯道俗所推戒日增邑十城科稅以入賢
以稅物成立寺廟獎禮讚訖並命令坐問從
向來荅從支那國來欲學瑜伽等論聞已啼
泣召弟子覺賢說已舊事賢曰和尚三年前
患困如刀刺欲不食而死夢金色人曰汝勿
厭身往作國王多害物命當自悔責何得自

盡有支那僧來此學問已在道中三年應至以法惠彼彼復流通汝罪自滅吾是曼殊室利故來相勸和尚今損正法截問在路幾時笑曰出三年矣既與夢同悲喜交集禮謝訖寺素立法通三歲者負置十人由來闕一以笑風問便處其位日給上饌二十盤大人米一升檳榔豆菽龍腦香乳酥蜜等淨人四婆羅一行乘象輿三十人從大人米者粳米也大如烏豆飯香百步惟此國有王及知法者預焉故此寺通三歲者給二十盤即二十日漸減通一經者猶給五盤五日過此已後便依僧位便請戒賢講瑜伽論聽者數千人十

有五月方得一遍重爲再講九月方了自餘
順理顯揚對法等並得諮稟然於瑜伽偏所
鑽仰經於五年晨夕無輟將事博義未忍東
旋賢誠曰吾老矣見子殉命求法經途十年
方至今日不辭朽老力爲申明法貴流通豈
期獨善更參他部恐失時緣智無涯也惟佛
乃窮人命如露非旦則夕即可還也便爲裝
行調付給經論奘曰敢聞命矣意欲遍巡諸
國還途北指以高昌昔言不得違也便介東
行大山林中至伊爛拏國見佛坐迹入石寸
許長五尺二寸廣二尺一寸旁有瓶迹沒石
寸許八出花文都似新置有佛立迹長尺八

寸闊強六寸又東南行路經五國將四千里
至三摩呾吒國濱斥大海四佛曾遊見青玉
像舉高八尺自斯東北山海之中凡有六國
即達林邑道阻且長兼多瘴癘故不遊踐又
從西行將二千里達揭羅拏國邪正兼事別
有三寺不食乳酪調達部也又西南行七百
餘里至烏荼國東境臨海有發行城多有商
侶停於海次南大海中有僧伽羅國謂執師
子也相去約指二萬餘里每夜南望見彼國中
佛牙塔上寶珠光明騰燄暉赫現於天際又
西南行具經諸國並有異迹可五千里至憍
薩羅國即南印度之正境也崇信佛法僧徒万

許其土寬廣林野相次王都西南三百餘里
有黑蜂山昔古大王爲龍猛菩薩造立斯寺即
龍樹也其寺上下五重鑿石爲之引水旋注
多諸變異以波方達今淨人固守罕有登者
龕中石像形極偉大寺成之日龍猛就山以
藥塗之變成紫金世無等者又有經藏甲縛
無數古老相傳盡初結集並現存在雖外佛
法屢遭誅歿而此一山住持無改近有僧來於
彼夏坐但得讀誦不許持出具陳此事但路
幽阻難可尋問又復南行七千餘里路經五
國並有靈迹至秣羅矩吒國即瞻部最南濱海
境也山出龍腦香焉旁有巖頂清流繞旋二

十許而南注大海中有天宮觀自在菩薩常
所任處即觀世音之正名也臨海有城古師
子國今入海中可三千餘里非結大伴則不
可至故不行也自此西北四千餘里中途經
國具諸神異達摩訶刺他國其王果勇威英
自在末賓戒日寺有百餘僧徒五千大小兼
學東境山寺羅漢所造有大精舍高百餘尺
中安石像長八丈許上施石蓋凡有七重虛
懸空中相去各三尺許禮謁見者無不嘆訝
斯神也自此因循廣尋聖迹至鉢伐多國有
數名德學業可遵又停二年學正量部根本
論攝正法論成實論等便東南還那爛陀叅

戒賢已往杖林山勝軍論師居士所其人剎利
種學通內外五明數術依林養徒講佛經義
道俗歸者日數百人諸國王等亦來觀禮洗
足供養封賞城邑奘從學唯識決擇論意義
論成無畏論等首尾二年夜夢寺內及外林
邑火燒成灰見一金人告曰却後十年戒日
王崩印度便亂下當如火蕩覺已向勝軍說之奘
意方決嚴具東還及永徽之末戒日果崩今
並飢荒如所夢矣初那爛陀寺大德師子光
等立中百論宗破瑜伽等義奘曰聖人作論
終不相違但學者有向背耳因造會宗論三
千頌以呈戒賢諸師咸稱善先有南印度王

灌頂師名般若瓊多明正量部造破大乘論
七百頌時戒日王討伐至烏荼國諸小乘師
保重此論以用上王請與大乘師決勝王作
書與那爛陀寺可差四僧善大小內外者詣
行在所擬有論義戒賢乃差海慧智光師子
光及奘為四應命將往未發間有順世外道
來求論難書四十條義懸於寺門若有屈者
斬首相謝彼計四大為人物因旨理旣密最
難徵覈數此陰陽誰窮其數此道執計必求
捅決彼土常法論有負者先令乘驢屎瓶澆
頂公於衆中形心折伏然後依投永為卑隸
諸僧同疑恐有蔽負默不陳對奘停旣久究

達論道告衆請對何得同恥各立旁證往復
數番通解無路神理俱喪溘然潛伏預是釋
門一時騰踊彼旣屈已請依先約樊曰我法
弘恕不在刑科稟受我法如奴事主因將向
房遵正法要彼烏茶論又別訪得尋擇其中
便有謬濫謂所伏外道曰汝聞烏茶所立義
不曰彼義曾聞特解其趣即令說之備通其
要便指織芥申大乘義破之名制惡見論千
六百頌以呈戒賢等師咸曰斯論窮天下之
剝寇也何敵當之樊意欲流通教本乃放任
開正法遂往東印度境迦摩縷多國以彼風
俗並信異道其部衆乃有數万佛法雖弘未

至其土王事天神愛重教義但聞智人不問
邪正皆一奉敬其人創染佛法將事弘闡故
往開化既達於王歎其勝度神思清遠童子
王聞欣得面款遣使來請再三乃往既至相
見宛若舊遊言議接對又經晦朔于時異術
雲聚請王決論言辯纒交邪徒草靡王加崇
重初開信門請問諸佛何所功德其讚如來
三身利物因造三身論三百頌以贈之王曰
未曾有也頂戴歸依此國東境接蜀西蠻聞
其途路兩月應達于時戒日王臣告曰東蕃
童子王所有支那大乘天者道德弘被彼王
所重請往致之其大乘天者即印度諸僧美

奘之目也王曰我已頻請辭而不來何因在
彼即使語拘摩羅王可送支那法師來共會祇
羅國童子王命象軍一萬方船三萬與奘泝殽伽
河以赴戒日戒日與諸官屬百餘方衆順河東
下同集羯朱祇羅國初見頂禮嗚足盡敬散
花設頌無量供已曰弟子先請何爲不來答
以聽法未了故此延命王曰彼支那國有秦
王破陣樂歌舞曲秦王何人致此歌詠奘曰
即今正國之天子也是大聖人撥亂反政恩霑
六合故有斯詠王曰故天縱之爲物主也乃延
入行宮陳諸供養乃述制惡見論顧謂門師
曰日光旣出螢燭奪明師所寶者他皆破訖

試救取看小乘諸僧無敢言者王曰此論雖好然未廣聞欲於曲女城大會命五印度能言之士對衆顯之使邪從正捨小就大不亦可乎是日發勅普告天下摠集沙門婆羅門一切異道會曲女城自冬初泝流臘月方到尔時四方翕集乃有万數能論義者數千人各擅雄辯咸稱克敵先立行殿各容千人安像陳供香花音樂請奘昇座即標舉論宗命衆徵覈竟十八日無敢問者王大嗟賞施銀錢三万金錢一万上氎衣一百具仍令大臣執奘袈裟巡衆唱言支那法師論勝十八日來無敢問者並宜知之于時僧衆大悅曰佛法重

興乃令邊人權智若此便辭東歸王重請住
觀七十五日大施場相事訖辭還王勅所部
遮送出境并施青象金銀錢各數万戒日拘
摩羅等十八大國王流淚執別柴便辭而不
受以象形大日常料草四十餘圍餅食所須
又三斛許戒日又勅令諸屬國隨到供給諸
僧勸受象施皆曰斯勝相也佛滅度來王雖
崇敬種種布施未聞以象用及釋門象為國
寶今既見惠信之極矣因即納象而反錢寶
然其象也其形圓大高可丈三長二丈許上
容八人并諸什物經像等具並在其上狀如重
堵相似空行雖逢奔逸而安穩不墜瓶水不

側緣國北旋出印度境戒日威被咸蒙供待
入卑利國山川相半沃壤豐熟僧徒數万並
學大乘東北山行過諸城邑上大雪山及至
其頂諸山並下又上三日達最高嶺南北通
望但見橫山各有九重過斯已往皆是平地
雖有小山孤斷不續唯斯一嶺蔓延高遠約
略為言瞻部一洲山叢斯地何以知耶至如
西境波斯平川渺漫東尋崑崙莫有窮蹤北
則橫野蕭條南則印度阜衍即經所謂香山
者也達池幽邃未可尋源四河所從皆由斯
出尔雅所謂崑崙之墟豈非斯耶案諸禹貢
可出磧石蓋局談其潛出處耳張騫尋之乃

遊大夏固是超步所經猶不言其發源之始
斷可知矣柴引從前後自勒行衆山嶺而下三
日至地達覩貨羅諸故都邑山行八百路極
艱險寒風切骨到於活國中途所經皆屬北
狄而此王者突厥之胤統管諸胡揔御鐵門
以南諸小國也自此境東方入葱嶺嶺據贍
部洲中南接雪山北至熱海東漸烏鍬西極
波斯縱廣結固各數千里冬夏積雪冰嚴崖
隙過半已下多出山葱故因名焉昔人去葱
嶺停雪即雪山也今親目驗則知其非雪山
乃居葱嶺已南東西亘海南望平野北達叢
山方名葱嶺又東山行經於十國二千餘里

至達摩悉鐵帝國境在山間東西千六百里
南北極廣不踰四五里許臨縛芻河從南而
來不測其本僧寺十餘有一石像上施金銅
圓蓋人有旋遶蓋亦隨轉豈由機巧莫測其
然又東山行近千里達商弥國東至大川
廣千餘里南北百餘里絕無人住川有龍池
東西三百南北五十其池正在大蔥嶺內贍
部洲中最高地也何以明之池出二河其西
流者至達摩悉鐵國與縛芻河合自此以西
水皆西流其東流者至佉沙西界與徒多河
合自此已東水皆東流故分二河各注兩海
故知高也池出大鳥卵如斗許案條支國大

邛如甕豈非斯耶又東五百至謁盤陀國北
背徙多河即經所謂悉陀河也東入鹽澤潛
於地中涌於積石爲東夏河矣其國崇信佛
法城之東南三百餘里大崖兩室各一羅漢
現入滅定七百餘年鬚髮漸長互近諸僧年
別爲剃又東千餘方出葱嶺至烏鍛國城臨

徙多西有大山崖自崩墜中有僧焉瞑目而
坐形甚竒偉鬚髮下垂至於肩面問其委曲
乃迦葉佛時人矣近重崩崖沒於山內奘至
斯國與象別行先度雪河象晚方至水漸汎
漲不悉山道尋嶺直下牙衝岸樹象性凶獷
反拔却頓因即致死悵恨所經已越山險將

達平壤不果祈願東過踈勒乃至沮渠可千
餘里同伴五百皆共推奘爲大商主處位中
營四面防守且自沮渠一國素來常鎮十部
夫經各十萬偈如前所傳國寶護之不許分
散今屬突厥南有大山現三羅漢入滅盡定
東行八百達于遁國地惟沙壤寺有百餘僧
徒五千並大乘學城西山寺佛曾遊踐有大
石室羅漢入定石門封掩初奘旣度葱嶺先
遣侍人賫表陳露達國化也下勅流問令早
相見行達于遁以象致死所賫經像交無運
致又上表請尋下別勅令于遁王給其鞍乘
旣奉嚴勅馳馬相運至于沙州又蒙別勅計

其行程酬雇價直自介乘傳二十許乘以貞
觀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屆于京郊之西道
俗相趨屯赴闐闐數十萬衆如值下生將欲
入都人物誼擁取進不前遂停別館通夕禁
衛候備遮斷停駐道旁從故城之西南至京
師朱雀門街之都亭驛二十餘里列衆禮謁動
不得旋于時駕幸洛陽樊乃留諸經像送弘
福寺京邑僧衆覓列幢帳助運莊嚴四部誼
譁又倍初至當斯時也復感瑞雲現于日北
團圓如蓋紅白相映當于像上顯發輪光旣
非遶日同共嗟仰從午至晡像入弘福方始
歇滅致使京都五日四民廢業七衆歸承當

此一期傾仰之高終古罕類也瑛雖逢榮問
獨守館宇坐鎮清閑恐陷物議故不臨對及
至洛濱特蒙慰問并獻諸國異物以馬馱之
別勅引入深宮之內殿面奉天顏談叙真俗
無爽帝旨從夕至酉不覺時延迄于閑鼓上
即事戎旃問罪遼左明旦將發下勅同行固
辭疾苦兼陳翻譯不違其請乃勅京師留守
梁國公房玄齡專知監護資備所須一從天
府初瑛在印度聲暢五天稱述支那人物爲
盛戒日大王并菩提寺僧思聞此國爲日久
矣但阻無信使未可依憑彼土常傳瞻部一洲
四王所治東謂脂那主人王也西謂波斯主

寶王也南謂印度主象王也北謂獫狁主馬
王也皆謂四國藉斯以治即因爲言奘旣安
達恰述符同戒日及僧各遣中使賈諸經寶
遠獻東夏是則天竺信命自奘而通宣述皇
猷之所致也使旣西返又勅王玄策等二十
餘人隨往大夏并贈綾帛千有餘段王及僧
等數各有差并就菩提寺僧召石蜜匠乃遣匠
二人僧八人俱到東夏尋勅往越州就甘蔗
造之皆得成就先是菩提寺僧三人送經初
至下勅普請京城設齋仍於弘福譯大嚴等
經不久之間奘信又至乃勅且停待到方譯
主上虛心企仰頻下明勅令奘速至但爲事

故留連不早程達既見洛宮深沃虛想即陳
翻譯搜擢賢明上曰法師唐梵具瞻詞理通
敏將恐徒揚仄陋終虧聖典樊曰昔者二秦
之譯門徒三千雖復翻傳猶恐後代無聞懷
疑乖信若不搜舉同奉玄規豈以褊能妄參
朝委頻又固請乃蒙降許帝曰自法師行後
造弘福寺其處雖小禪院虛靜可為翻譯所
須人物吏力並與玄齡商量務令優給既承
明命返迹京師遂召沙門慧明靈閏等以為
證義沙門行友玄蹟等以為綴緝沙門智證
辯機等以為錄文沙門玄模以證梵語沙門
玄應以定字偽其年五月割開翻譯大菩薩

藏經二十卷余爲執筆并刪綴詞理其經廣
解六度四攝十力四畏三十七品諸菩薩行
合十二品將四百紙又復旁翻顯揚聖教論
二十卷智證等更迭錄文沙門行友詳理文
句奘公於論重加陶練次又翻大乘對法論
一十五卷沙門玄曠筆受微有餘隙又出西
域傳一十二卷沙門辯機親受時事連紕前
後兼出佛地六門神呪等經都合八十許卷
自前代已來所譯經教初從梵語倒寫本文
次乃迴之順同此俗然後筆人觀理文句中
間增損多墜全言今所翻傳都由奘旨意思獨
斷出語成章詞人隨寫即可披翫尚賢吳魏

所譯諸文但爲西梵所重貴於文句鉤鎖聯
類重沓布在唐文頗居繁複故使綴工專司
此位所以貫通詞義加度節之銓本勒成秘
書繕寫于時駕返西京奘乃表上并請序題
尋降手勅曰法師夙標高行早出塵表泛寶
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闡法門弘闡大猷蕩
滌衆累是以慈雲欲卷舒之廕四空慧日將
昏朗之照八極舒刻之者其惟法師乎朕學
淺心拙在物猶迷況佛教幽微豈敢仰測請
爲經題非已所聞其新撰西域傳者當自披
覽及西使再返勅二十餘人隨往印度前來
國命通議中書勅以異域方言務取符會若

非伊人將淪聲教故諸信命並資於奘乃爲
轉唐言依彼西梵文詞輕重令彼讀者尊崇
東夏尋又下勅令翻老子五千文爲梵言以
遺西域奘乃召諸黃巾述其玄奧領疊詞旨
方爲翻述道士蔡晃成英等覽引釋論中百
玄意用通道經奘曰佛道兩教其致天殊安
用佛言用通道義窮覈言跡本出無從晃歸
情曰自昔相傳祖憑佛教至於三論晃所師
遵准義幽通不無同會故引解也如僧肇著
論盛引老莊猶自申明不相爲怪佛言似道
何爽綸言奘曰佛教初開深文尚擁老談玄
理微附佛言肇論所傳引爲聯類豈以喻詞

而成通極今經論繁富各有司南老但五千
論無文解自餘千卷多是醫方至如此土賢
明何晏王弼周顥蕭繹顧歡之徒動數十家
注解老子何不引用乃復旁通釋氏不乃推
步逸蹤乎既依翻了將欲封勒道士成英曰
老經幽邃非夫序引何以相通請爲翻之樊
曰觀老治身治國之文文詞具矣叩齒咽液
之序其言鄙陋將恐西聞異國有愧鄉邦英
等以事聞諸宰輔樊又陳露其情中書馬周
曰西域有道如老莊不樊曰九十六道並欲
超生師承有滯致淪諸有至如順世四大之
術冥初六諦之宗東夏所未言也若翻老序則

恣彼以爲笑林遂不譯之矣以弔讚之極勿
尚帝王開化流布自古爲重又重表曰伏奉
墨勅猥垂弊喻祇奉綸言精守振越玄獎業
尚空踈謬參法侶幸屬九瀛有截四表無虞
憑皇靈以遠征恃國威而訪道窮遐冒險雖
勵愚誠纂異懷荒寔資朝化所獲經論奉

勅翻譯見成卷軸未有詮序伏惟

陛下睿思雲敷天華景爛理包繫象調逸咸
英跨千古以飛聲掩百王而騰實竊以神力
無方非神思不足詮其理聖教玄遠非聖藻
何以序其源故乃冒犯威嚴敢希題目宸睠
冲邈不垂矜許撫躬累息相顧失厝玄獎聞

日月麗天既分暉於戶牖江河紀地亦流潤
於巖涯雲和廣樂不秘響於龕聳昧金壁竒珍
豈韜彩於愚瞽敢緣斯理重以干祈伏乞雷
雨曲垂天文俯照配兩儀而同久與二曜而
俱懸然則鷲嶺微言假神筆而弘遠雞園奧
義託英詞而宣暢豈止區區梵衆獨荷恩榮
亦使蠢蠢迷生方超塵累而已表奏之日勅
遂許焉謂駙馬高履行曰汝前請朕爲汝父
作碑今氣力不如昔願作功德爲法師作序
不能作碑汝知之貞觀二十五年幸玉華宮
追獎至問翻何經論荅正翻瑜伽
上問何聖所作明何等義具荅已令取論自

披閱遂下

勅新翻經論寫九本頒與雍洛相充荆揚等
九大州樊又請經題上乃出之名大唐三藏
聖教序於明月殿命弘文館學士上官儀對
群僚讀之其詞曰

蓋聞二儀有象顯覆載以含生四時無形潛
寒暑以化物是以窺天鑑地庸愚皆識其端
明陰洞陽賢哲罕窮其數然而天地包乎陰
陽而易識者以其有象也陰陽處乎天地而
難窮者以其無形也故知象顯可徵雖愚不
惑形潛莫覩在智猶迷況乎佛道崇虛乘幽
控寂弘濟萬品典御十方舉威靈而無上抑

神力而無下大之則弥於宇宙細之則攝於
毫釐無滅無生歷千劫而不古若隱若顯運
百福而長今妙道凝玄遵之莫知其際法流
湛寂挹之莫測其源故知蠢蠢凡愚區區庸
鄙投其旨趣能無疑惑者哉然則大教之興
基乎西土騰漢庭而皎夢照東域而流慈普
者分形分跡之時言未馳而成化當常現常
之世民仰德而知遵及乎晦影歸真遷儀越
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麗像開圖空端
四八之相於是微言廣被極含類於三塗遺
訓遐宣導群生於十地然而真教難仰莫能
一其指歸曲學易遵邪正於焉紛紜所以空

有之論或習俗而是非大小之乘乍泐時而
隆替有玄奘法師者法門之領袖也幼懷貞
敏早悟三空之心長契禪情先包四忍之行
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
其朗潤故以智通無累神測未形超六塵而
迥出隻千古而無對疑心內境悲正法之凌
遲栖慮玄門慨深文之訛謬思欲分條析理
廣彼前聞截僞續眞開茲後學是以翹心淨
士往遊西域乘危遠邁杖策孤征積雪晨飛
途間失地驚鳥砂夕起空外迷天萬里山川撥
煙霞而進影百重寒暑躡霜雨以前蹤誠重
勞輕求深願達周遊西宇十有七年窮歷道

邦詢求正教雙林八水味道餐風鹿苑鷲峯
瞻竒仰異承至言於先聖受真教於上賢探
蹟妙門精窮奧業一乘五律之教馳驟於心
田八藏三篋之文波濤於口海爰自所歷之
國揔將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
夏宣揚勝業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於東垂
聖教缺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濕火宅之乾
焰共拔迷塗朗愛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知
惡因業墜善以緣昇昇墜之端惟人所託譬夫
桂生高嶺零露方得泣其華蓮出淥波飛塵
不能汙其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本貞良由
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淨則濁類

不能沾夫以卉木無知猶資善而成善況乎
人倫有識不緣慶而求慶方冀茲經流施將
日月而無窮斯福遐敷與軋坤而永大百寮
稱慶獎表謝曰 竊聞六爻探蹟局於生滅
之場百物正名未涉真如之境猶且遠徵義
冊覩奧不測其神遐想軒圖歷選並歸其美
伏惟

皇帝陛下玉毫降質金輪御天廓先王之九
州掩百千之日月斥列代之區域納恒沙之
法界遂使給園精舍並入堤封貝葉靈文咸
歸冊府玄奘往因振錫聊謁岵山經途萬里
怙天威如咫尺匪乘千葉詣雙林如食頃搜

揚三藏盡龍宮之所儲研究一乘窮鷲嶺之
遺旨並已載於白馬還獻紫宸尋蒙下詔賜
使翻譯玄奘識乖龍樹謬忝傳燈之榮才異
馬鳴深愧寫瓶之敏所譯經論紕舛尤多遂
荷天恩留神構序文超象繫之表若聚日之
放千光理括衆妙之門同慧雲之濡百草一
音演說億劫罕逢忽以微生親承梵響踴躍
歡喜如聞受記表奏之日尋下勅曰
朕才謝珪璋言慙博達至於內典尤所未聞
昨製序文深爲鄙拙惟恐穢翰墨於金簡標
瓦礫於珠林忽得來書謬承褒讚循躬省慮
弥益厚顏善不足稱空勞致謝又重表謝勅

去朕往不讀經兼無才智忽製論序翻汗經
文具覽來言枉見褒飾愧逢虛美唯益真慙
自介朝宰英達成申擊讚釋宗弘盛氣接成
陰皇太子述上所作三藏聖教序曰夫顯揚
正教非智無以廣其文崇闡微言非賢莫能
定其旨蓋真如聖教者諸法之玄宗衆經之
軌躅也綜括宏遠奧旨遐深極空有之精微
體生滅之機要詞茂道曠尋之者不究其源
文顯義幽履之者莫測其際故知聖慈所被
業無善而不臻妙化所敷緣無惡而不翦開
法網之綱紀弘六度之正教極群有之塗炭
啓三藏之秘局是以名無翼而長飛道無根

而永固道名流慶歷邃古而鎮常赴感應身
經塵劫而不朽晨鍾夕梵交二音於鷲峯慧
日法流轉雙輪於鹿苑排空寶蓋接翔雲而
共飛莊野春林與天花而合彩伏惟

皇帝陛下上玄資福垂拱而治八荒德被黔
黎斂衽而朝萬國恩加朽骨石室歸貝葉
之文澤及昆蟲金匱流梵說之偈遂使阿
耨達水通神甸之八川耆闍崛山接嵩華之
翠嶺竊以法性凝寂靡歸心而不通智地玄
與感懇誠而遂顯豈謂重昏之夜燭慧炬之
光火宅之朝降法雨之澤於是百川異流同
會於海萬區分義揔成乎實豈與湯武校其

優劣堯舜比其聖德者哉玄奘法師者夙懷
聰令立志夷簡神清鬚鬣之年體拔浮華之
世疑情定室匿迹幽巖栖息三禪巡遊十地
超六塵之境獨步迦維會一乘之旨隨機化
物以中華之無質尋印度之七具文遠涉恒河
終期滿字頻登雪嶺更獲半珠問道往還廿
有七載備通釋典利物爲心以貞觀十九年
二月六日奉勅於弘福寺翻譯聖教引大
海之法流洗塵勞而不竭傳智燈之長燄皎
幽闇而恒明白非久植勝緣何以顯揚斯旨
所謂法相常住齊三光之明我皇福臻同二
儀之固伏見御製衆經論序照古騰今理含

金石之聲文抱風雲之潤治輒以輕塵足岳
墜露添流略舉大綱以為斯記自此常參內
禁扣問沉隱翻譯相續不爽法機 勅賜雲
納一領妙絕古今又勅天下寺度五人維持
聖種皆其力也冬十月隨駕入京於北闕造
弘法院鎮恒在彼初於曲池為文德皇后造
慈恩寺追獎令住度三百人有令寺西北造
翻經院給新度弟子一十五人弘福舊處仍
給十人今上嗣錄素所珍敬追入優問禮殊
恒秩永徽二年請造梵本經臺蒙 勅賜物
尋得成就又追入內於修文殿翻發智等論
降 手詔飛白書慰問優洽顯慶元年正月

為皇太子於慈恩設大齋朝案摠至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郎李義府曰譯經佛法之大未知何德以光揚耶奘曰公此之問常所懷矣譯經雖位在僧光價終憑朝貴至如姚秦鳩摩羅什則安成侯姚嵩筆受元魏菩提流支則侍中崔光錄文貞觀波頗初譯則僕射蕭瑀太府蕭瑛庶子杜正倫等監閱詳定今並無之不足光遠又大慈恩寺 聖上切風樹之哀追造壯麗騰實之美勿過碑頌若蒙二公為致則不朽之跡自形於今古矣便許之明日遣給事宣 勅云所須官人助翻者已處分訖其碑朕自作尋 勅慈恩翻譯文

義須精宜令左僕射于志寧中書令來濟禮
部許敬宗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郎李義府
等有不安穩隨事潤色若須學士任追三兩
人及碑成請神翰自書蒙特許剋日送寺京
寺咸造幢蓋又勅王公已下太常九卿及兩
縣伎樂車從千餘乘駐弘福寺上居安福門
俯臨將送京邑士女列於道側自北之南二
十餘里充仞衢街光俗興法無與儔焉又賜
山水納妙勝前者并服玩百有餘件顯慶二
年駕幸洛陽預從安置東都積翠宮召入大
內麗日殿翻觀所緣等論又於明德宮翻大
毗婆沙等論奘少離桑梓白首言歸訪問親

故零落殆盡惟有一姊迎與相見訪以墳隴
旋殯未遷便卜勝地施塋改葬其少室山西
北緱氏故縣東北遊仙鄉控鶴里鳳凰谷即
樊之生地也不遠有少林寺即魏孝文所立
是翻十地之所意願栖託爲國翻譯蒙

手勅去省表知欲晦跡巖泉追林遠而架往
託慮禪寂軌澄什以標今仰挹風徽寔所欽
尚朕業空學寡靡究高深然以淺識薄聞未
見其可法師津梁三界汲引四生智皎心燈
定凝意水非情塵之所瞠豈識浪而能驚然
以道德可居何必太華疊嶺空寂可舍豈獨
少室重巒幸戢來言勿復陳請即市朝大隱

不獨貴於昔賢見聞弘益更可珍於即代遂
因寢言顯慶三年下 勅爲皇太子造西明
寺成令給上房僧十人以充侍者有大般若
者二十万偈此土八部咸在其中不久下勅
令任玉華翻經供給一准京寺遂得託靜不
爽譯功以顯慶五年正月元日創翻大本至
龍朔三年十月末了凡四處十六會說摠六
百卷般若空宗此焉周盡於間又翻成唯識
論辯中邊論唯識二十論品類足論等至十
一月表上此經請製經序於蓬萊宮通事舍
人馮義宣勅許之樊生常以來願生弥勒及
遊西域又聞無著兄弟入彼天又頻祈請咸

有顯證懷此專至益增翹勵後至玉華但有
隙次無不發願生覩史多天見弥勒佛自般
若翻了惟自策勤行道禮懺麟德元年告翻
經僧及門人曰有爲之法必歸磨滅泡幻形
質何得久停行年六十五矣必卒玉華於經
論有疑者今可速問聞者驚曰年未耆耄何出
此言報曰此事自知遂往謁佛先造俱胘十
億像所禮懺蓘別有門人行者皆報好去今
與汝別亦不須來來亦不見至正月九日告寺
僧曰奘必當死經云此身可惡猶如死狗奘
旣死已近宮寺山靜處藏之因旣卧疾開目
閉目見大蓮花鮮白而至又見偉相知生佛

前命僧讀所翻經論名目已摠有七十三部
一千三百三十卷自懷欣悅摠召門人有緣
並集云無常將及急來相見於嘉壽殿以香
木樹菩提像骨對寺僧門人辭訣并遣表訖
便默念彌勒令傍人稱曰南謨彌勒如來應
正等覺願與含識速奉慈顏南謨彌勒如來
所居內衆願捨命已必生其中至二月四日
右脇累足右手支頭左手脛上鏗然不動有
問何相報曰勿問妨吾正念至五日中夜弟
子問曰和尚定生彌勒前不荅曰決定得生言
已氣絕神逝迄今兩月色貌如常又有冥應
略故不述又下

勅葬日聽京城僧尼幢蓋往送於是素蓋素
幢浮空雲合哀笳哀梵氣遏人神四俗以之
悲涼七衆惜其沉沒乃葬於白鹿原四十里
中皂素彌滿其塋與兄捷公相近茗然白塔
近燭帝城尋下別 勅令改葬於樾川與州縣
相知供給吏力乃又出之衆咸歎異經久埋
瘞色相如初自非願力所持焉能致此

余以闇昧濫霑斯席與之對晤屢展炎涼聽
言觀行名實相守精厲晨昏計時分業度度
不懈專思法務言無名利行絕虛浮曲識機
緣善通物性不倨不諂行藏適時吐味幽奇
辯開疑議寔季代之英賢乃佛宗之法將矣

且其發蒙入法特異常倫聽覽經論用為恒
任既周行東夏挹酌諸師披露肝膽盡其精
義莫不傾倒林藪更新學府遂能不遠數万
諮求勝法誓捨形命必會為期發趾張掖途
次龍沙中途艱險身心僅絕既達高昌倍光
來價傳國祖送備閱靈儀路出鐵門石門躬
乘沙嶺雪嶺歷天險而志逾慷慨遭凶賊而
神弥厲勇兼以歸稟正教師承戒賢理逐言
揚義非再授廣開異論包藏曾臆致使梵侶
傾心不遺其法又以起信一論文出馬鳴彼
土諸僧思承其本奘乃譯唐為梵通布五天
斯則法化之緣東西乎舉又西華餘論深尚

聲明則獎乃卑心請使隨授隨曉致有七變其
勢動發異蹤三循廣論恢張懷抱故得施無
厭寺三千學僧皆号智囊護持城壑及覩其
脣吻聽其詞義皆彈指讚歎何斯人也隨其
遊歷塞外海東百三十國道俗邪正承其名
者莫不仰德歸依更崇開信可以家國增榮
光宅惟遠獻奉歲至咸獎之功若非天挺英
靈生知聖授何能振斯鴻緒導達遺蹤前後
僧傳往天竺者首自法顯法勇終于道邃道
生相繼中途一十七返取其通言華梵妙達
文筌揚導國風開悟邪正莫高於獎矣恨其
經部不翻猶涉過半年未遲暮足得出之無

常奮及惜哉

那提三藏唐曰福生具依梵言則云布如烏
伐邪以言煩多故此但訛略而云那提也本
中印度人少出家名師開悟志氣雄遠弘道
爲懷歷遊諸國務在開物而善達聲明通諸
話訓大夏名爲文士擬此土蘭臺著作者性
汎愛好竒尚聞有涉悟不憚遠夷曾往執師
子國又東南上楞伽山南海諸國隨緣達化
善解書語至此敷演度人立寺所在揚扇承
脂那東國盛轉大乘佛法崇盛瞻洲稱最乃
搜集大小乘經律論五百餘夾合一千五百
餘部以永徽六年創達京師有

勅令於慈恩安置所司供給時玄奘法師當
途翻譯聲華騰蔚無由克彰掩抑蕭條般若
是難既不蒙引返充給使顯慶元年勅往崑
崙諸國採取異藥既至南海諸王歸敬爲別
立寺度人授法弘化之廣又倍於前以昔被
勅往理須返命慈恩梵本擬重尋研龍朔三
年還返舊寺所賫諸經並爲奘將比出意欲
翻度莫有依憑惟譯八曼荼羅禮佛法阿吒
那智等三經要約精最可常行學其年南海
真臘國爲那提素所化者奉敬無已思見其
人合國宗師假途遠請乃去國有好藥唯提
識之請自採取下勅聽往返迹未由余自博

訪大夏行人云那提三藏乃龍樹之門人也
所解無相與奘頗返西梵僧去大師隱後斯
人第一深解實相善達方便小乘五部毗尼
外道四圍陀論莫不洞達源底通明言義詞
出珠聯理暢霞舉所著大乘集義論可有四
十餘卷將事譯之被遣遂闕夫以抱麟之嘆
代有斯蹤知人難哉千齡罕遇那提挾道遠
至投俾比冥旣無所待乃三被毒載充南役
崎嶇數万頻歷瘴氣委命遭命斯人斯在嗚
呼惜哉

論曰觀夫翻譯之功誠遠大矣前錄所載無
德稱焉斯何故耶諒以言傳理詣惑遣道清

有由竒也所以列代賢聖祖述弘導之風奉
信賢明憲章翻譯之意宗師舊轍頗見詞人
埏埴旣圓稍功其趣至如梵文天語元開大
夏之鄉鳥迹方韻出自神州之俗具如別傳
曲盡規猷遂有僥倖時譽叨臨傳述逐轉鋪
詞返音列喻繁略科斷此事擬倫語迹雖同
校理誠異自非明逾前聖德邁往賢方能隱
括殊方用通知道安著論五失易窺彥琮
屬文八例難涉斯並古今通叙豈妄登臨若
夫九代所傳見存簡錄漢魏守本本固去華
晉宋傳揚時開義舉文質恢恢諷味餘逸厥
斯以降輕靡一期騰實未聞講悟蓋寡皆由

詞逐情轉義寫情心共激波瀾永成通式充
車溢藏法寶住持得在福流失在訛覓故勇
猛陳請詞同世華制本受行不惟文綺至聖
般鑒深有其由群籍所傳滅法故也即事可
委況如識乎然而習俗生常知過難改雖欲
徒轍終陷前蹤粵自漢明終于唐運翻傳梵
本多信譯人事語易明義求罕見厝情獨斷
惟任筆功縱有覆跡還遵舊緒梵僧執葉相
等情乖音悟莫通是非俱濫至如三學盛典
唯詮行旨八藏微言宗開詞義前翻後出靡墜
風猷古哲今賢德殊恒律豈非方言重阻臆
斷是投世轉澆波奄同浮俗昔聞淳風雅暢

既在皇唐綺飾訛雜寔鍾季葉不思本實妄
接詞鋒競掇芻蕘鄭聲難偃原夫大覺希言
絕世特立八音四辯演暢無垠安得凡懷虛
叅聖慮用爲標擬誠非立言雖復樂說不窮
隨類各解理開情外詞逸寰中固當斧藻標
竒文高金玉方可聲通天樂韻過恒致近者
晉宋顏謝之文世尚企而無比況乖於此安
可言乎必踵斯蹤時俗變矣其中蕪亂安足
涉言往者西涼法識世号通人後秦童壽時
稱僧傑善披文意妙顯經心會達言方風骨
流便弘衍於世不虧傳述宋有開士慧嚴寶
雲世係賢明勃興前作傳度廣部聯輝絕蹤

將非面奉華胥親承話訓得使聲流千載故
其然哉餘則事義相傳足開神府寧得如瓶
寫水不妄叨流薄乳之喻復存今日終虧受
誦足定澆淳世有樊公獨高聯類往還震動
備盡觀方百有餘國君臣謁敬言議接對不
待譯人披析幽旨華戎昏悅唐朝後譯不屑
古人執本陳勘頻開前失既闕全乖未遑釐
正輒略陳此夫復何言

續高僧傳卷第四

內

奘

上反古

禕

於反宜

緱氏

上反古

解纓

下一冠

瓌秀

回

反古

罹

音離也

窮酷

下苦篤

掉戲

上徒

庇

卑

毒

也

吊

反

二

反也 | 章鈔 下楚教反 隅 屋角也 二音 差 舛 下

不齊也 | 殫言 上音 丹 鑽 仰 上音 前 反 江 硤

下侯也 | 夸罩 竹上誇字下 杞 梓 良木也 音 覃 思 徒上

南反也 | 醉周 年上謂之 | 周 瑀 音 七 廉 徇 命 上

閏反以 華胥 亦下息徐反 覲 徒也 反 京 皇 詞

高下音 姑威 郎下則 燉煌 二屯皇音 郵 駟 也 上音 尤 驛 舍

馬也 | 賄賂 上呼每反 下 温 沃 下肥壤之謂也 | 縛

也 | 喝 割下許 赴 乾尺小飯也 狹 咸夾反 上 弦 下音 賢 上

如弓月勢 率堵 亦上蘇沒反 下音 觀 塔 是也 波 斗 藪

下音 醯羅 芳上呼 筭 莖 罕 反 睽 反 式 染 蹠 音 隻 脚

棧道 木上助板反 以 坦 義 上多 崇 竦 下息 狹 迮

責下音 磔 迦 陌上竹反 卉 木 反 上 同 前 劫 掠 略 下音 月 曹

又下反直犀那西上音

之反上方罔效殄伽上其陵反河謚音商佉下

反逆劉殘殺上音留帑藏上音儻下去聲

叛逆背也音畔斥音尺弃邊裔也亦作藁末援

助音院優闡土下音田西睇音弟斯匿亦下尼力反

址墟止隻二音湮沒沉也音因捕處作較音角也

也聖胤聖下種胤嗣也謂躡地反上毗益願眄

視下音麵隕阨余上徒回反下直混淆本上胡

反下戶交雉鹿野上直也介反疵斯或上尼八反下

周閭居下力反吠舍釐亦下力之反城名寡鮮下息

上也一匡不反可反迴遭下知連築音竹垣反惠官

壘輒下上倫水反草廬反下舍也吒播下必箇反

梗澀也上加猛字反礙石罅下許駕反郁烈上六反於

氣盛自香矩奢下式俱羽反反埤規米反下語普

上短牆也城闢開也益反姑栗乙上渠崖岫皆上吾

山險也下徐咽反許器草莽朗反母暉赫反下許客

右反盛秣吒末上音刺他達反郎澆頂堯上反古

自明盛然上苦苔末音織芥上息廉反反刺殺上反巨

若勇也敵也下草靡下緬彼反汧音素逆流

翁集及上許斛斛二同胡谷識楚禁蔓

逦上音萬下羊羨反自渺漫官反小反下莫

自嵬萼各上吾不回反下吾墟丘虛積石反上七亦

張騫反下去卓烏鍛戒下所崖隳上吾皆反下重語

甌日亘反古鄧竭盤列上丘凶獷反俱惡沮渠子上重

徐也反復乘傳上時陵反下闐闐於結反下

狃險允二音企仰上丘智反仄重沓下唐反繁複下福重福能

也上早緬反也連紕下夷反重沓下唐反繁複下福重福能

也咽液上於見反吞也猥鳥每九瀛下海音盈

繫象上胡計反周蠢尺允反翹心上巨搖駙馬上音

兖州綠淺反控寂上苦紛紜有反俱翹心上巨搖駙馬上音

涇懸犬反六爻下戶交反堤封上佞啼二

疆界濡而朱反瓦礫下音褒博毛軌躡水上俱

下直欲反也一也鍛衽下汝審反匱求位反神甸

下音車跡也蕭瑀下音璟音桑梓下音今去鄉里

日也殆待音旋擯下必瞠一計巒山郎官反幸戢

下阻者耄反上渠夷反之稱也俱脰反下數也遲水

澀反阻者耄反上渠夷反之稱也俱脰反下數也遲水

澍注下音 訣音別也 決音別也 右下許業 膀反助 脍蒲米反 鏗然

上耕反 筓音加 卷音加 蘆音加 遏於葛反 踵之勇 塋音營

墓域 埋瘞下亦於埋也 倨音據 林藪下音 趾音

張掖亦下音 慷慨上苦朗反 恢張上苦回也 城塹

下反坑 焰下 脣吻下武粉反 真臘下郎 崎嶇上奇反

下險阻也 憲章上法也 獻音 埏埴上詩延反 柔

也土 僥倖下音幸 反無垠 下音 銀也 傑渠列反 也也

